

第四卷

诗词 文学剧本 报告文学 杂文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孟和博彦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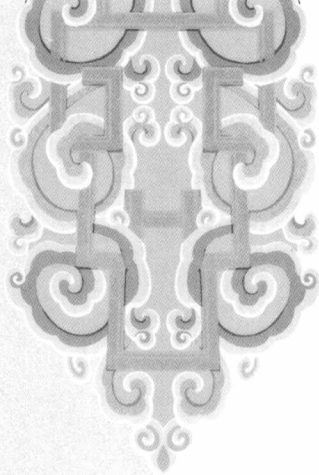


第四卷

诗词 文学剧本 报告文学 杂文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孟和博克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和博彦文集. 报告文学、杂文集/孟和博彦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204—09552—0

I. 孟… II. 孟…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0616 号

目 录

文学剧本

嘎达梅林.....	(3)
-----------	-----

杂文 散文 报告文学

青山永青	(67)
献给财富创造者的诗	(71)
生命的旅程	
——童年的回忆片断	(77)
灯塔·舵手·母亲	
——祝贺党的生日	(81)
难忘的绿色旋律	(84)

深入生活有感

——学习笔记	(87)
从成吉思汗训言想到的	(92)
庾信文章老更成	(94)
奇妙的精灵	(96)
包装的文化品位	(98)
我所了解的其木德道尔吉同志	(100)
尊长·园丁·挚友	
——怀念李欣同志	(102)
追寻逝去的踪迹	
——追忆周嘎同志	(105)
妇女突击队	(111)
足 迹	(124)

诗 词

戊午年二月读董老《别长沙》步诗韵得五律二首	(139)
偶 成	(142)
五 原	(144)
五言绝句·为俞敏二次渡黄河赴东胜题	(146)
咏草原	(148)
七言律诗·忆铁人	(150)
清平乐·继续革命	(152)
念奴娇·感怀	(154)
七绝三首·唐山地震	(156)
忆秦娥·悼念伟大的领袖、导师毛泽东	(159)

满江红·望北斗·····	(161)
读叶帅《八十抒怀》·····	(164)
无题一首·悼念朱德同志·····	(166)
无 题·····	(168)
偶 成·····	(170)
随 感·····	(172)
感 赋·····	(174)
七律一首·自勉·····	(176)
东胜好风光·····	(178)
蝶恋花·登宝塔山·····	(180)
赠赵纪鑫同志诗二首·····	(182)
观兵马俑·····	(184)
雨中登大雁塔·····	(186)
驱车赴西安途中·····	(188)
临潼石榴·····	(190)
祝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文联成立·····	(192)
峰染千重翠·····	(194)
春风随人意·····	(196)
赠给革命前辈杨植霖同志·····	(198)
赠沙青同志·····	(200)
登泰山·····	(202)
过十八盘·····	(204)
谒孔庙·····	(206)
江南多奇石·····	(208)
游沈园有感·····	(210)
游西湖有感·····	(212)
啊！我亲爱的祖国·····	(214)
我喜爱诗·····	(216)

春的使者（外一首） (219)

小 泉 (221)

附 录

他在两个星群里闪光

——介评达斡尔族评论家、作家孟和博彦 李世琦 (223)

文学剧本

嘎达梅林

从南飞来的小鸿雁，
不落长江不起飞，
要问起义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民歌

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内蒙古达尔罕草原。

一个暖和的春天，阳光灿烂。积雪在松软的土地上消融着。辽河滚滚的波涛，冲击着冰凌。冰凌像透明的玉石般，在金色的激流中游荡。

平阔的草原上有几个骑马的人在奔驰。在他们的后面紧跟着十余名达尔罕王府骑兵，边追边打着枪，随着马蹄扬起一股股的尘土。逃跑的人们满面汗渍，他们头也不回地紧紧策着鞭绳只顾奔跑。

在一个沙梁转弯处，逃跑人中的一个人，因中弹从马上跌落下来（他的后背部上受了伤，没有被打伤内脏）。他的伙伴见他从马上掉下来，想

勒住马去救他，但见后面王府骑兵紧紧地追来，便一溜烟地逃去。王府骑兵赶到后，将受伤的人捉住，随即把他送到一个骑白马人的面前。

“报告梅林，抓住了他们中的一个。”

骑白马的人勒住缰绳，望了望逃远的人们，然后他将枪掖进带子里，对骑兵们说道：

“他们都跑掉了？”

“都跑掉了，梅林。可是在这儿抓住了一个。”

“抓住个受伤的算是你的功劳吗？”骑白马的人毫不介意地说。然后他把目光转向了那个受伤的人问道：

“你是哪个旗的？”

“蒙古真旗。”那个受伤的人本想抬头看一看，但他始终没有能够把沉重的头扬起。

“谁的弟兄？”

“四海。”

“哦！四海。是一个精明强干的首领。”骑白马的人松了松嚼子，雪白的沙里马轻松地打了几个响鼻。接着他又对那个人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巴拉吉。”

“巴拉吉！”骑白马的人用手理了理胡须，“告诉你们的首领，往后本旗的不许抢本旗的人，外旗的都回去当黎民百姓。要是往后在达尔罕旗再让我发现你们，可就别怨我的子弹不客气了。”

“是。”巴拉吉唯命是从地说。

“把马给他。”骑白马的人向骑兵命令道。

“报告梅林，带走吗？”骑兵有些迷惑地问。

“我告诉你把马给他。”骑白马的人语气非常坚定。

“是！”

骑兵将马牵给了巴拉吉。巴拉吉接过马后迟迟疑疑地不敢骑上去，当他望见骑白马的人后面有一个年青的卫兵向他做眼色时，他才鼓足勇气跨

上了马。但他没有立刻走，他又从马上下来走到骑白马的人面前。看样子他有些激动，两眼盈盈有泪地说道：

“能告诉我一下您的名字吗？”

“知道我的名字有什么用呢？”

“为了往后报答您。”

骑白马的人笑了笑，没有回答他。

“我请求您，能告诉我一下您的名字吗？”巴拉吉显得十分尴尬。

“难道你没有眼睛吗？”那个年青卫兵有些不高兴地用手指着一面旗子道：“他就是嘎达梅林呀！”

“嘎达梅林！”巴拉吉恍然大悟地急跪到嘎达梅林面前说道：“我一生都感激您，梅林。”

巴拉吉说毕跨上马，用感激的目光望了望嘎达梅林，便一溜烟地跑去。嘎达梅林目送着巴拉吉逃走后，便转过身来对那个年青的卫兵道：

“巴图，回营房去。”

“弟兄们，回营房去。”巴图向骑兵们传达了嘎达梅林的命令。

嘎达梅林率领着王府骑兵在草原上前进着。一面军旗威武地迎风招展。

二

在一座巍峨的喇嘛寺院的红墙上，贴着一张醒目的布告，一群衣服褴褛的牧民熙熙攘攘地围在布告前读着告文。布告上写着：

达尔罕旗的父老兄弟们：

一向爱民如子的王爷为了履行东三省张大帅“借地养民”的盟约，特将十三教包至舍伯力图一带荒地卖与奉天督军府立为辽北荒。从告示发布之日起，望我旗百姓立即北迁，如有愿招地领荒者，可至招垦局入册，听候分配。此乃王爷再三深思后决定，

望我旗父老兄弟见告后切勿人心扰动。

此布

达尔罕王印

××年×月×日立

“唉！又要出荒了。”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慨叹地说。

“地都开了荒，我们到哪里去放牲畜呀？”另一个牧民忧郁地说道。

“要把我们赶到山里去了。”人群中又有一个人这样说着。

这时从人群中挤出来一个粗壮的年轻牧民，这个年轻牧民的名字叫苏荣嘎。苏荣嘎一声不响地走到布告前面挥着拳头喊道：

“我们不走！谁也赶不走我们。”

苏荣嘎说着便想扯掉贴在红墙上的那张布告。但一只有力的手臂拦住了他，与此同时苏荣嘎听见后面传来一个声音：

“傻瓜，这样你会闯祸的。”

苏荣嘎稍微迟疑了一下，他欲挣脱开抓他的手。但那只手臂像一个铁箍似的紧紧地钳住了他。苏荣嘎想要发火了。这时人群中忽然有一个人喊道：

“韩舍旺梅林来了。”

挤在布告前的人群，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寺院的大门。王府梅林韩舍旺穿着华丽的缎袍耀武扬威地迈着阔步从寺院的高大台阶上走下来，和他一起走出来的还有一个穿着草黄色制服的军人，肩章上的金丝绣缘闪着光亮。韩舍旺和那个军官奔着人群而来，牧民们都向他恭敬的施礼。但韩舍旺和那个军官只是向牧民们望了望，便径直向甸子上走去。甸子上一群量地的人正忙乱的往地上钉木桩和拉绳子。那个军官看见甸子上的忙乱景象，脸上顿时显出烦躁的样子：

“你们他妈那巴子（东北土语）把我们领到沙窝子里头来了。”

“杨司令，这是达尔罕旗最好的地呀！”韩舍旺奉迎地说。

“好地，好地。”杨司令用脚踢了踢地上的沙土块。

他们走到一座帐篷前面停下来，这时韩舍旺对杨司令说道：

“进来歇歇，新酿的奶子酒。”

韩舍旺和杨司令进入帐篷内，篷内放着一个火盆，盆上架着一只锅子，锅内煮的羊肉的开水在翻滚着，蒸汽不断徐徐升起。杨司令一屁股坐到栽绒毯上把皮靴脱掉伸了伸懒腰。韩舍旺从一个小匣子内取出一把景泰蓝的酒壶和两只杯子，然后在杯内斟满了酒。

“来吧，喝两盅去去风尘。”

杨司令拿起酒杯往嘴里抿了一口，然后把身子倚在一只箱子上。

“老韩，听说你在舍伯力图还有个皮店哪！”

“小生意。”韩舍旺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韩梅林真是官高财厚啊！”

一阵嘈杂、扰动声打断了他们的酒兴，韩舍旺急忙站起来把头探到帐篷外问道：

“什么事？”

一个量地的人指着黑压压的人群语无伦次地说道：

“他们——说要找——您。”

“找我？”韩舍旺从帐内出来向人群走去。为了显赫他的威风，他一面走还一面不住抡动着鞭子。当他走到人群前面时声色俱厉地问道：

“你们到这里来什么事情呀？”

这时，一个蓄着整齐的黑胡须的牧民从人群中站出，他向韩舍旺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道：

“韩梅林，我们是来找您的。”

“找我干什么？”

“您知道，梅林。”蓄黑胡须的人回过头向人群望了望，人群中传出此起彼伏的声音：“快点说呀！快说。”于是他又转向韩舍旺，鼓足勇气道：“我们都是喝达尔罕旗的水长大的人，可是如今却要我们离开它。”

“哦，是为了这件事来找我的。”韩舍旺毫无表情地说，“这是王爷的主张，你们敢违抗王爷的命令吗？”韩舍旺说着转身向帐篷走去。

“韩梅林!”蓄黑胡须的牧民见韩舍旺要走,急得想去拽住他,但他立即发现自己的举动会触犯这位官府老爷的。韩舍旺急剧地转过了头,用充血的眼睛怒视着他。

“你要做什么?”

“我一时糊涂,梅林老爷。”这个牧民有些惊慌失措。

“混蛋!”韩舍旺举起鞭子照着他的脸上抽了一下,顿时,一条紫色的伤痕印在他的额头上,像玛瑙珠般的血滴从伤痕里滚出来。站在人群中的苏荣嘎被韩舍旺的举动激怒了,他跳出人群手里攥着蒙古刀喊道:

“我要砍掉你那只贱手。”

“这是谁说的?”韩舍旺走近苏荣嘎把他的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而后用轻蔑的语调狠狠地道:

“臭放羊的,我叫你知道一下鞭子的味道。”说着他又举起了鞭子想叫苏荣嘎也吃一顿苦头,但鞭子被苏荣嘎那只有力的手夺过去了,鞭子像一条黑色的毒蛇似的被摔在地上。韩舍旺气昏了,他破着嗓子喊道:

“来人,把这个强盗抓住。”

苏荣嘎想逃走,可是王府卫兵已经像蜂拥般地围住了他。苏荣嘎被紧紧地捆在一棵木桩子上。杨司令若无其事地走过来用讽刺的口吻对苏荣嘎道:

“老弟,火气太大了吧!”

苏荣嘎没有理睬他。杨司令无趣地向韩舍旺走去,韩舍旺仍气呼呼地站在那里。

“应该枪毙这个混蛋。”

三

在一所宽敞、干净的畜厩里,牡丹和一个中年女仆拉希玛在挤牛奶。牡丹看去不到三十岁,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衬在乌黑的眉毛下面,她是一个很洒脱、能干而又聪明的女人。

“牡丹昂嘎（亲爱的意思），梅林也该回来了吧？”拉希玛把一桶挤好的牛奶放到一旁。

“也许快要回来了。”牡丹双手不停地挤着奶。洁白的奶汁像泉水般流进木桶里。

“梅林一年到头总在外面。”

“梅林给王爷当差，就得要在外面跑来跑去。”

“可你是一个女人啊！”

“女人又怎么样。”牡丹脸上泛起一层红晕。

一阵急剧的马蹄声惊扰了牡丹和拉希玛的谈话，马蹄声渐渐由远而近。牡丹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听着。当她发现声音就在她的耳旁停下的时候，她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自语道：

“是他？”

嘎达梅林的小女儿天吉良像一只鹰雏似的飞到了嘎达的怀中，嘎达亲昵地吻着她，抚摸着她。天吉良鼓着稚气的眼睛向嘎达道：“爸爸，你还要走么？”

“爸爸不走了。”嘎达又吻了吻天吉良，然后把她放下。

嘎达走近了牡丹，牡丹望着嘎达的生满胡须的下颌道：

“你瘦了。”

嘎达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牡丹从嘎达手里接过了鞭子，把它挂在墙上。嘎达坐到椅子上舒展了一下身体，接着端起茶杯喝起茶来。

“外边还不太平吗？”牡丹收拾着嘎达的手枪和子弹。

“柳子一年比一年多了。”

“唉，在家里做黎民百姓不好，偏要去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看样子，他们和做官的人好像有很大的仇恨哪！”

一个仆人装扮的人带着十分为难的神情出现在嘎达的面前，他仿佛是用一种为自己辩解的语调对嘎达说道：

“他们一定要见您，无论怎么说都不行。”

“谁要见我？”嘎达惊异地问。

“几个旗民。”仆人无可奈何地说。

“要他们来好了。”嘎达断然地道。

仆人把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和一个蓄着黑胡须的中年人领进了客厅。两个人走进客厅向四周环顾了一阵，当他们发现嘎达梅林已站在面前的时候，便向嘎达梅林深深地鞠了个躬。嘎达对他们摆了摆手道：

“快坐下吧。”

他们不肯坐下。

“坐下吧，坐下谈谈。”

两个人轻轻地坐到椅子上。那位白发老人咳嗽了几声，用忧郁的目光望了望嘎达，然后低下头带有沉思地回忆道：

“梅林，您的父亲我见过，他也是个好的带兵梅林。柳子们只要听见他的声音就会吓破胆的。还有您的祖父……”

“提这些过去的事情做什么？”

“是啊，年轻人是不愿意听那些过去的事情的。”老人显出十分痛苦的样子。“可是老王爷才够得上是英明的君主，那时候百姓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现在达尔罕王却把一片家业都卖光了，害得百姓们到处颠沛流离。”说到这里，老人的眼角有些湿润。

嘎达梅林也有些被这位老人的情绪所感染。他深深地嘘了一口气对老人说道：

“你要我怎么办呢？”

老人全身颤抖地站起来，用恳切的声调向嘎达说道：

“您是旗里大家最尊敬的人，王爷也一向器重您，只要您能在王爷面前说几句好话，劝劝他老人家不卖地，就能保住我们大家的生命。土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呀！”

“这话是您想出来的吗？”

“旗里的百姓都这样想的。”

嘎达由于心情烦乱，他在客厅内徘徊起来。他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老人和那个蓄着黑胡须的中年人用惊恐的眼光注视着嘎达的举动，过了片